

## ■ 心海领航

## 鸟窝的守望

葛鑫

门前的银杏树上小鸟不知何时造了个窝,树叶落光了我才发现。鸟窝很精致,像巧手匠人编织的箩筐,又像小鸟精心打造的公寓。我仰望着它,想像它在风雪冰霜中的等待,想像小鸟归来的姿态……一件往事在脑海中浮现开来。

那是7年前的初冬,儿子刚刚6岁,才上小学一年级。突至的寒潮让这个城市一下进入了速冻模式,我从学校接回提前放假的儿子。

“妈妈,这么大的风,小鸟怎么办?”正走着,小家伙突然拉着我跑起来,“妈妈,我们去救小鸟。”

“救谁?”我一下没反应过来。

“妈妈,树上的小鸟。”儿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我明白过来,儿子说的是每天上学经过的那个树上的鸟窝。那是棵很高的树,光秃秃的树枝上立着一个孤零零的鸟窝。在看到那个鸟窝的时候,我曾告诉儿子那是小鸟的家,有鸟爸爸、鸟妈妈还有小鸟,还讲了鸟妈妈辛苦衔草造房子的故事。小家伙听得很入神,眼睛里闪着童真。我只是没告诉他,那里早已鸟去窝空。

我跟在儿子后面,气喘吁吁地跑到树下。寒风呼啸着,鸟窝微微晃动。我尽管知道里面不会有鸟在,心却抽紧了,恍惚看到小鸟从树上跌落下来。夏天的时候,我和儿子亲眼看到过一只没长全毛的小麻雀,从窝里掉到地下。小麻雀拼命挣扎了几下,就不动了,一个小生命就此逝去。凭着我的生活常识,我判断目前这是一个弃窝。儿子和我一样注视着摇摆的鸟窝,他或许也想到了夏天那只摔死的麻雀。

“妈妈,书上说冬天这种光树枝上的鸟窝是空的,鸟妈妈早就造好了

新窝。”小家伙突然认真地对我说,“你不要担心,里面不会有小鸟掉下来。”

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6岁的儿子,竟然能懂我的心思,知道安慰我了。

“那你不是说来救小鸟吗?”我有些奇怪了。

“不是,妈妈,你看,小鸟一家在那里……”儿子用手指着大树边的一棵桂花树,“我来看过它们几次了。”

果然在儿子手指的方向,有一个用树枝和草搭建的圆圆的鸟窝。或许是因为树低了些,也或许是因为有茂密的树叶挡着,鸟窝稳稳地立着。一只大鸟飞了出来,停在高一些的树枝上,朝远处张望着。在等谁呢?鸟妈妈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,它们在选择鸟窝的位置

时,都会非常慎重,一般淋不到雨,也会避风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。又一只大鸟飞了过去。两只大鸟在树上跳来跳去,“叽叽喳喳”了半天,然后一起飞进窝里。我好像看到它们在阳光下相亲相爱的画面,又好像看到它们如何孕育了自己的孩子,又如何教会了它们飞翔,最终不舍却又坚定地放飞了它们。

事情过去了7年,今天,看着眼前这个高高地挂在树上的鸟窝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或许那窝里的鸟儿不再回来,可是,鸟儿回或不回,鸟窝都依然在那里,就像升起袅袅炊烟的老屋,一直在那里。这时,我好像看到有老鸟站在窝边守望,在遥远的家乡,我的母亲也曾无数次这样站在家门口守望过我吧。



秋到远山 孔祥秋 摄

## ■ 江城短笛

## 周末的清晨

安宇影

我喜欢在周末的清晨,穿过一条长长的街,去繁忙的菜市场。看小脚的老太太,提着古朴的菜篮子,里面装着绿莹莹、水灵灵的青菜。

看早起的环卫工人,坐在路边小摊上,喝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。看行色匆匆的年轻人,边吃包子边赶路。我喜欢这样,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凡俗日子。

我喜欢在周末的清晨,熬一锅热腾腾、香甜浓稠的八宝粥。红豆,黑豆,黄豆,花生,糯米,红枣,莲子,百合……

看那些可爱的豆子在锅里翻腾,冒泡。

我有足够的耐心,等待那些缓缓冒出的泡泡,等待那些豆子变得软软和和,黏黏糊糊。

喝一口,甜软的感觉,直抵心窝。

我喜欢这样的甜软,似乎是对自己的一种宠爱。

## ■ 灯下漫笔

## 秋芋浆水白

解帮

秋深。土里的山芋,到起出的时候了。

在山芋成长的季节里,父母亲给它们施肥、锄草、浇水,尽心尽力伺弄它们。一田的山芋也争气,瓜秧下山芋的长势像吹气球一样,渐渐把一垄垄土拱出了一道道裂缝。这让父亲欣喜,他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。也让他暗暗着急,担心有人趁着夜色对它们下手。

于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,父亲拉着牛,扛着犁来到地前。牛在前拉,似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父亲在后推,紧握着犁把,把控着犁的走向。犁铧,在牛的拉拽下,麻利地穿过那一垄垄地,土地像游艇过后的水面一样向两侧翻卷开来。闷在土里的山芋,一个一个从土里被赶出来,像起网时水里的上下翻滚的鲢鱼。我哼着小曲,把那些沾着泥土的山芋捡起来,扔进篮

子里,运到田埂边。

未待太阳下山,这几亩山芋就被我们全带回家啦!堆在厢房一角的山芋,成了一座小山。你看,父亲拿起一个山芋,在手上不停掂量。“你看,多结实啊!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,眼里流露着收获的满足,心中仿佛被山芋填得满满当当的。

父亲捡一些小的,蒸熟后拌在麦糠中喂猪。这条猪现在二百多斤了,胃口好得很,整天在猪圈里嗷嗷地叫唤,烦都烦死了。模样周正的山芋占大多,一部分父亲拿去集市卖掉,一部分被移进地窖里,待到寒冬时拿去卖,价格会高不少。另一些模样不周正的,则切片晒干,年前卖山芋干,也是一笔收入。山芋,让父亲对日子有了底。

一个艳阳天的中午,父亲多吃了

一碗饭。他开玩笑地说:“我得多吃点,这可是个体力活呢!”吃过饭,父亲准备开工了。父亲卷起袖口,手拿一把大刀,刀口在呼啸的北风中闪着清冷冷的光。父亲对着光线,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明亮的光,在刀口上快乐地跳跃。父亲伸出中指在刀口上弹了一下,企图检验它的坚韧和锋利。只听到“铛”的一声响,音色醇厚,在风中颤动,父亲满意地笑了。

父亲刀起刀落,咔嚓咔嚓声连绵不绝,老屋里的空气被山芋的馨香塞得沉甸甸的。一片一片山芋仿佛再次获得了生命,在砧板上像蝴蝶一般翩然翻飞。红瓢的山芋片红似火,白瓢的山芋片白如玉。很快,每一片山芋片上都渗出了粒粒白色的浆水,像早晨叶片上含着的露珠。浆水口感如奶,色如栀子花白。

父亲知道它们招畜生的眼,切完一些,他便顺着扶梯,将山芋片运到屋顶,一片挨着一片,摆得像古代战士身上穿的铠甲一样整齐。远远看去,屋顶上摆着的无数山芋片像一只只仰躺着的青蛙在晒太阳。太阳下,我看到了它们的轻盈和坦荡。那一片片山芋片,禁不住让我思绪翩跹,待到年前,将这些山芋片挑到集市,换回一张张钞票,我过年的零食、小人书和新衣服也就有了着落。

那一夜,月色好白,屋顶亦白。在我往事渐淡的记忆中,那一片白,到底是月光照在山芋片上反射的白,还是那夜落了一层白霜,抑或是我做的一场迷离的梦……我已记不真切了。我又何必记得真切呢!

秋芋浆水白。它温暖着我童年的记忆,记录着收获的欢乐。